



## 鍾信心

(1923~ )

高雄醫學院第二屆榮譽校友  
美國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精神衛生護理學碩士

**現任**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院兼任副教授  
**曾任** 台大醫學院護理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 
附設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

**榮獲** 第十二屆醫療奉獻獎  
衛生署二等衛生獎章  
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傑出護理人員奉獻獎  
賴和醫療服務獎  
高醫第二屆榮譽校友  
國際護士節聯合慶祝大會護理人員專業貢獻獎  
全國服務社會績優醫師

# 全人護理關懷、專業傳承四代

## ❖ 引言

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鍾信心教授來為我們演講。鍾教授也是我的老師，各位知道鍾教授在護理教育方面可以說是「阿祖」級的教授，在世代傳承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他首先到日本接受訓練，學習護理與助產，然後到加拿大留學，後來在美國華盛頓讀大學得到護理碩士學位。難能可貴的是：當時我們的醫療團得到兩次到沙烏地阿拉伯服務的機會，她是我們國家醫療團的護理行政負責人。早期她在台南護校當過創校校長，也當過台大醫學院護理學系兼台大醫院護理部的主任，所以她不僅在學術上且在經驗上都非常豐富。從她一生奮鬥中可以看到台灣護理教育的歷史。今天能夠邀請到鍾教授來為我們談談她一生的事情，實在難能可貴。現在就請鍾教授來為我們說他的故事。

陳瑩霖教授

## ❖ 人性的最高價值—真、善、美

謝謝陳教授，我其實沒那麼偉大，只不過年紀大、走路走的遠而已。我今天要與各位談論的題目是「全人護理關懷，專業傳承四代」。

我首先要講的是「馬斯洛人類基本需求層次」，關於這個理論相信你們在上課的時候都曾經學習到。第一層是生理的需求，其次是安全的需求，第三是愛與歸屬的需求，第四是自尊的需求，最高層次就是自我實現的需求，self-realization。

生理的需求是有關食衣住行的部分，也就是生存所需要的基本需求。有些人往往只停留在這個階層，也就是僅要求「顧肚子」，只要不會餓、能呼吸就好了，但是這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而已，僅求「活下來」的需求，但是我們還需要確定明天安全不安全、安定不安定。還有我們需要別人對我們的愛以及個人的歸屬感，要有認同國家的觀念，對我們的周圍有一種彼此建立的關係。此外每個人也需要獲得自尊心，我要尊重別人，也要尊重我自己。最後就是自我實現，我認為所有的偉人，就是能夠昇華到無私以及奉獻的層次，也就是自我實現的層次。

至於我要強調並沒有什麼偉大之處，卻是人生中很重要的宗旨或價值。雖然每一個人的人生理想及追求都不同，但整體而言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自我實現，充分的發展自己，充實自己，以達到盡善盡美。

我們聽到音樂的時候，都能產生欣賞的感覺，對不對？聆聽音樂能令人感覺到愉悅，感覺到音樂的美。欣賞是人性的基本的需求，並且可以達到美的境地。那麼自我實現的人，能夠現身於某種超乎自身，且比自身更重要的天職、使命或工作，追求存在價值。真、善、美我們都可以追求，人們會欣賞偉人的成就、欣賞科學家所追求的真理，或者是道德家、慈善家、藝術家等等在各方面有作為的人，都值得我們欣賞，這些都是人生中所追求的最頂端的目標。

## ❖ 人生第一階段—專業傳承

我出生於1923年，至今2007年，已過了八十四年了，我

這一生大約可以分成四個階段，或者可以說是四個年代。第一年代可以說是「裝備的時代」，也就是指1940年代，大約在六十到七十年前，我進入護理專科學校。那時我拎著一個皮包就到日本去念書，學校的名字是「聖路加女子專門學校」，當時女子唸書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，但因為我的父母親注重子女的教育，每一個人都有機會，要是你有能力的話，一定支持你唸書。

一般而言，當時女子沒有資格進大學讀書，但因為我很喜歡念書，所以就在家人的支持下進到這所女子專門學校就讀。此校在日本當時是被承認為大學程度，也許有人會問「既然有機會去日本讀書，為什麼不選擇醫科？」因為在那個年代，女生的理想沒有那麼高，而且我的父親是牧師，我是在基督教的家庭中長大的，認為能幫忙弱勢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，所以我很直覺的就選擇護理系。我有些同學去唸藥學系，但我並不羨慕他們，一方面也是因為對南丁格爾充滿敬佩之意，所以就選擇護理為我的職志，不過我的校友中也有人去讀醫科。

東京的聖路加女子專門學校相當於大學的程度；這所學校的程度相當高，是外國人辦的，學校的宗旨在於追隨南丁格爾的奉獻精神。我年輕的時候也被南丁格爾的精神所感動，以全人照顧、服務社會為念，實際上在這所學校環境中，也充滿了效法南丁格爾的氣氛，使我能夠學習到為社會服務、貢獻的精神；這種使命感就像宗教的虔誠態度，以護理專業為一生的志業。在這種不尋常的氣氛影響下，我年輕的時候充滿了感動，而這種感動也就成為維持我一生事業的能量。

「護理」這項專業當時並沒有受到尊重，一般人認為「護

理」是一種卑賤的職業，所以父母親往往不希望自己的女兒去念護理。因為護士的生活很辛苦，又沒有受到專業的尊重，但是這所學校卻使護理獲得一個很崇高的地位。聖路加女子專門學校受到美國洛克菲勒財團贊助東洋兩個學校，一個是北平的協和醫學院，一個是東京聖路加專門護理學校，所以我年輕的時候看了這棟美麗的建築物，就為之深深著迷。聖路加女子專門學校當時是日本全國唯一大學程度的護理專科學校，而且學校在各方面的成果都相當吸引年輕人注意。當時台大醫院附設的護理養成所，只要具有小學高等科八年畢業的資格就可以進去就讀，但是這所學校則需要高中畢業的學歷證明才可以申請。

尤其日本為了邀請美國以及加拿大的老師來擔任教職，也需要東京文理大學教授協助傳授倫理、道德以及哲學方面的課程，所以在學校的經營上，花了很大的心思。相較之下，我們這一代可以說是非常幸運的一代了，我們已經受到了當時最好的教育。記得南丁格爾於1855到1858年當中，受到了 Victoria 女王的勳章獎金，她全部奉獻給「聖多瑪司護理學校」。這個學校的特性是什麼呢？是主張護理為獨立的專業，雖然這所護士學校附設在醫院之下，但是這一所是具有經濟獨立的學校。這個模式一直擴散到全世界，美國、英國，還有加拿大，所有的地方都按照那個雛形去設立。聖路加也是仿照這所學校，它的特色是嚴格服從命令，也就是軍隊式的教育，要遵守規律、守時間，非常呆板，沒有伸縮性，不像現在可以講那麼多的理由，而且具有非常崇高的理想，聘請全國最好的老師，最新的科學技能教育，注重實習經驗，且強調基督教犧牲奉獻、服務

社會的精神。

六十多年前，日本的科學科技也尚未發達，但是聖路加女子專門學校在日本當地是最好的一所學校，注重實習的經驗。這所學校有一座國際聖路加醫院，專門作為這所學校的實習場所。在歷屆校長中，至今有一位九十六歲高齡的校長仍健康地在社會上活躍著，有一次我們還請他到台灣來演講。他就是日野原重明博士，現任學校法人聖路加看護學園理事長。這位校長在六十多年前曾擔任過學校的內科老師，所以他一直保持著健康的體能；因為他非常注重實習的經驗，所以在教學上是理論與實務互相配合的。他讓同學見識到照護病人的過程，同時也強調基督教犧牲奉獻的精神，我年輕的時候因為受到他的薰陶，所以才能把犧牲奉獻的傳統帶回台灣。

四年的大專課程在當時是非常稀罕的，即使在日本當地也沒有那麼高層次的護理課程。但在求學的第二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了，日本去攻打 Hawaii 的珍珠港，也因此影響到我們的學業。那一年所有的外國師資都要遣送回國，本來彼此之間是友善的對等，但因為戰爭變成敵人，不得已只好將他們送回各自所屬的國家。所以我在二年級的時候，學校被日本政府接收，不得不縮短我們的課程，並且所有的在學生都要徵召到軍械工廠做學徒兵，實習軍事勞動，沒有時間唸書，也沒有暑假。由於全國的生活都受到影響，物資非常缺乏，全民的食物都必須嚴格配給，所以年輕的時候，我曾度過非常飢餓的年代，在經歷過這樣困頓的生活後，也就現在非常捨不得丟掉食物；絕不丟掉剩下的食物，變成我的生活習慣，因為我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正處於饑餓的狀態，所以我們不應該將吃

不完的東西丟掉。

## ❖ 人生第二階段—從事護理教育

我人生中的第二階段是畢業之後的生活。1945年終戰，1946年二月我便搭乘美軍軍艦被遣送回國，抱著非常大的希望回到台灣服務。因為將近四年的教育，讓我蘊釀了將一己之力貢獻給台灣社會的志向。然而回國後，我目睹的是朝代改變，台灣脫離了日本的統治。當時我面臨著國籍改變、地名改變、住址改變、電話改變、街巷名稱改變，語言一夜之間改變，頓時令我感到天下大亂，沒有辦法適應。那個時候我還很年輕，適應很困難，連報紙都沒辦法好好讀，漢字雖然看得懂，但是發音不對，所以溝通也有很大的困難。並且我回到台灣以後，正好遇到了二二八事件，那時社會已經很難生活下去，經濟困難、通貨膨脹，四萬元的舊鈔只能換一塊錢新台幣，經濟非常困難，人民的生活很苦。因為物質缺乏，所以黑市猖獗，有一句話叫做「民不聊生」，實在就是那時生活的寫照。現在當我們說到「民不聊生」時，已無法感受到那種實際的困苦了。

為了要擺脫當時困苦的環境，我想要「裝備自己」，但自己裝備還不夠，因為我是在日治時代接受教育的，對事情都是採取直覺式的反應，對就是對，不對就是不對，但實際上社會不是我所想像的那麼單純，而是應該能夠具備多元的價值與能力，並且提高自己的適應力。由於接受的教育一直使我相信所做的就是對的，因而使我自己沒有辦法適應新的社會，雖然現在回想起來，自己當時的反應實在很好笑，但實際上人都有適應環境的能力，也可以不斷的改變。

後來我到了加拿大唸書以後，因為具有護理教育的裝備，政府就派我到台南當校長，但那所職校的高級長官都是說北京話的，我則無法說出流利的北京話，尤其發音也不對，所以我當校長的時候，秉持著過去所接受的教育，採取嚴格守法的態度，雖純真卻很呆板頑固，說好聽是天真，說難聽則是無知，所以實在很難適應當時的社會環境。其實在家庭裡雖然可以做到清潔、整齊、守法，但不知道對於擔任校長一職究竟能否幫得上忙？因為現在的社會不只是守法就可以行得通的。

我一生當中對護理都保持著很高的熱情，不過在這段時間也曾因為一些挫折，對這項工作產生猶豫與疑惑。例如有時教育廳的官員實在是沒有辦法溝通，即使是跺腳，也沒有辦法，為了要學習如何與他們溝通，或者熟悉他們的原則時，常常會產生許多挫折感。尤其那段期間我曾被告，因為蓋房子的問題被告到法院去，當時非常緊張、非常挫折。那麼我是怎麼克服的呢？我去跑操場，藉著跑步減輕壓力。另外，也幸好有我的知己不斷的支持、鼓勵我，我才能度過那段難關。

那麼我究竟是什麼原因而被告呢？告我的對方說：我為人作假證明，販售黑市的水泥。由於當年物價膨脹得很快，黑市水泥的價格和水泥的公告價差很多，我因為經農復會提出證明，以公告價購買水泥，所以被告，告我其中一定有貪污的嫌疑而上法庭。官員貪污是非常嚴重的事情，不曉得會關到什麼時候，因為我開庭被審問的時間是在下午四點，所以一直很擔心晚上不能回家，會被扣下來。但是最後我以無罪赦放，因為我只是寫了一些報告，而廠商沒給錢的事實，我實際上也沒有收納的事實，我本人做事一板一眼，不合法的事我不會做。因



為這個被告的經驗，使我從此不想再擔任行政的工作。但是當我到了台大，留學回來，又當了系主任，並當了護理部主任，一輩子都從事護理教育的工作，好像命運所定，沒有辦法違背。

### ❖ 人生第三階段—接受社會歷練

這個時期我在台大任教，這也是我一生中在同一所學校任教最長時間，那時很幸運的能夠受到主管的尊重，但也扛了更大的責任，有機會擔當學系及護理部的主管。

護理部當時差不多有五百個護理人員，也許因為不知道主管責任的重大性，所以我輕易的就接受了這個機會；回想當時，膽子實在很大，若是換成今日的我，就不敢接受這麼重大的責任了，也許因為現在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經歷，知道護理部主管的責任有多重大。所謂「初生之犢不畏虎」，大概就是我那時候的寫照吧！

但是當時我究竟是如何看待護理部主管這件職位呢？由於我的母校非常重視學術理論與實務的配合，所以我就把護理部主管的任務當成實踐自己所學的最佳職務，希望能把自己在學校所學習到的理論，用在護理部主管的工作上。當時從學校到台大醫院必須要經過中山南路，過了中山南路以後就好像進到了另一個國家一樣。我們帶著學生就好像帶著小鴨子，小心的走過中山南路，到那邊後又怕他們受傷、被欺負，這是我做系主任非常擔心的事情，所以我欣然的把護理部的責任扛下來。當時護理部的同仁也很支持我，他們感受到這個剛從日本回來的年輕老師充滿了理想與抱負，所以有一種「我們一起努力試

試看吧」的鼓勵態度！

在我擔任護理部主管之前，有一位前輩陳翠玉校長，她也是我的校友。當年她是聖路加女子專門學校比我們早兩年就畢業，回台灣後對公共衛生有很大的貢獻，陳翠玉校長到台大醫院做改革的工作，就是把聖路加專門學校那一套搬過來運用，也對台大醫院做了很多改革的工作。所以當我進台大服務時，她已經努力過了一段時間，這也是我到台大醫院後能夠順利接管的原因。

當時我努力的推動在職教育，因為那時的護理人員知識不充分，技能也較差，所以在職教育是我在主管任內的工作目標之一。我把台大護理系的老師一個一個轉過來當主管、督導，助教則有機會當護理長，所以台大的學術風氣也因而能夠在院內發展起來。當時我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接下護理部的工作，但是全靠上面的主管支持，他們信任我，讓我主掌台大護理部和護理系融合的工作，使我感覺到這是我在護理教育上一個很重要的開始。

由於我出國進修得到眼界的擴充，社會的常識也獲有一定的裝備，東京的學校雖沒有教我太多處世的常識，但其實社會是相當複雜的，並非一就是一、二就是二，有很多元的資源值得我們學習。人的成長必須經過社會的歷練，而我在三十歲以前，都是處在吸收專業知識以及科技的新技能，但我明瞭只有關心身、心、靈、社會的「全人照顧」才是正確的方向。所以我的經驗告訴我，我們不能只停留在身體的照顧；生理的照顧是基本的，但是不是全部。

所謂身、心、靈、社會的「全人照顧」，就是滿足馬斯洛

所提到的每一個層次的人性需求。當然，我們不可能完全做到，但是應該要盡量做到。就是說我幫忙一個人的時候，能不能考慮到他的家庭、背景，考慮到他的思考以及靈性上的需求。但前提是我們自己必須要先進入到那種程度，才能夠幫忙人，對不對？所以身、心、靈、社會的「全人照顧」是一個人生使命的理想，我們也許無法完全做到，但只要朝這個方向盡力也就很值得鼓勵了。但如果你碰到在宗教不一樣觀念時，要怎麼幫忙對方呢？我想能夠包容、能夠接受、尊重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們要有多元的心，能夠包容更多的人的思考式行為，思考方式跟我不同的人我也願意傾聽，但是不一定改變我的信念。只要有了穩定的信念，就能夠堅持下去。

在台大任教的期間，我受到充分的尊重，擔當更大更重的責任，有機會擔當學系及護理部主管。雖然這並不是我自己去要求的，而是受到台大主管們的信任所承擔的主管職務，但我仍然堅信理念與實際配合的重要性，所以這是我人生中第三個階段的經驗，一段非常受到社會尊重的一段經驗。

在這一階段中，必須感謝公共衛生的陳拱北老師，他向醫學院學生介紹我的時候，並不把我視為「醫師的助理」，而是以「醫師的伙伴」對我加以肯定，他對我的尊重令我感到非常光榮，同時得到很大的支持。這一路走來，我得到很多的的支持與幫忙，內心著實感謝萬分！

也許這個社會上有許多人比較看不起護理工作者，並且認為護理師的社會地位比醫生低，但我對於高醫護理系的發展非常滿意。高醫護理系從專科的課程轉變為大學的課程，又增加了研究所課程，培育了許多碩士和博士，這些都是護理同仁努

力的結果。而且無論接受哪一種教育，目的不是為了能在他人面前顯露驕傲的姿態，而是要更踏實的服務大眾。只要我們實際上提高護理素質，一方面充實自己，一方面可以呼應社會的需求，這就十分值得他人尊重了。

## ❖ 人生第四階段—人生精華時期

我的人生第四階段是在護理系主任職務退休之後。在1980年，也就是二十七年前，我在台大醫院服務了六年以後，擁有了一種非常有趣，且得以參與另一種文化的服務機會——到沙烏地阿拉伯服務六年。在回教徒的世界中，女人非常不被尊重，在那個社會中，女人沒有自我。在阿拉伯服務了六年以後，我就到高醫來了。

當我還在沙烏地阿拉伯服務的時候，當時高醫的院長謝獻臣教授也來沙烏地阿拉伯訪問我們，那時他問我：「鍾老師，有機會你要不要到高醫服務？」我當場就答應了。但是沒有想到1986年，我的胃部有胃癌細胞；當我要接受手術的時候，就想起當年我向謝院長所開的支票，我答應要去高醫服務的。但現在時間好像很緊迫囉，因為距離六十五歲退休只剩兩年的時間了，如果不現在決定去高醫的話，我就開空頭支票啦！怎麼辦？我的承諾會不會沒辦法兌現呢？

因為我的時間有限了，所以我立即接受開刀。那時台大的王正一醫師用胃鏡幫我取出切片，發現在顯微鏡下面，有胃癌細胞。我在二十一年前接受胃部的開刀，那個時候還天真的要求醫生不要切那麼多啦，我還要活下去，如果只剩下三分之一的胃要怎麼活下去呢？結果醫生一直搖頭說不行，為了妳的健

康一定要切除三分之二的胃。可是胃如果只剩下三分之一要怎麼活下去？我雖然這麼煩惱著，然而實際上我還是好好的，也就是說二十一年來我還很健康。開刀以後我恢復的情況一切很正常，雖然曾經歷過一段痛苦的時間，但我沒有嚴重的症狀，因為在零期的時候就把癌細胞切除了，所以現代醫學對人的健康實在有一定的幫助，我就是一個例子。

我的恢復情形非常順利，所以經過三個月的休假以後，八月一日我就到高醫報到。到高醫服務的這個階段是我人生中最精華的時期！我到高醫來已經二十一年多了。為什麼我喜歡高醫？因為我在人性方面的感觸非常豐富！二十一年前，我轉變我的人生航線，面對危機、認識遲早要面對人生的終點，後來危機變成我的轉機。為什麼呢？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時候我很順利，所有的護士都要靠我的語言和行政能力，甚至連身邊的事情也都要我幫忙處理。例如有些夫妻之間的感情問題也都來找我商量，我好像大家長一樣被大家所依靠，使我覺得自己很重要。此外生活也很順利，因為護理部主任可以擁有一個很舒服的住所。既然很多人必須依靠你，所以也就感受到自己越來越受到尊重，漸漸的似乎有些自我膨脹，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。總之那感覺相當的順利、非常的舒服，物質上的報酬也不少，當時差不多可以領到比起台灣的待遇高達三倍的薪水，所以無論是物質上的享受或是職位上的權利都很令人滿意。

可是為什麼在那麼順利的時候卻碰到胃癌的危機，為什麼是我？我沒有做壞事，為什麼我卻碰到那麼大的危機？事後我仔細想了一想，我那個時候已經六十三歲了，生活一直很順利，因而忘了一件事情，也就是：「我的終極站就快到！」如

果這次的開刀沒有成功的話，我就要說再見了，也就是說在世的時間有限了。可是我還沒做的事還很多呢！沒有想過的事情也很多啊！

正因為這個危機的出現，提醒了我還有人生未完成的使命。在時間的急迫下，我選擇另一種價值體系。原本我還想要去探討我所未知的世界，還想到處去旅行，去了解美國的好處、加拿大的好處、或者英國有什麼值得我學習的事物，我還想要擴充學識，還需要有機會磨鍊，也可能去得到更多的學位、更多的智慧。在危機出現前，我只知道往前看，爭取我要獲取的東西，例如掌有權力、四處剪綵，擁有更高的職位，只要是社會的好處我都想要。

但是開刀了以後，很安靜的想了一想，我要那麼多東西幹什麼？我要的東西已經都有了，然而卻似乎還有一種不滿足的感覺，那究竟是什麼東西呢？我一開始時提到的自我實現，也就是「你生下來所接收的使命是什麼」？你所答應的事你有沒有做到？我還沒有結束一生生命以前，我還要做些什麼事情？我一定要做到，能嗎？

因為時間不多了，所以我就改變人生的航線。原本我還想要擁有許多物、利、權，但到高醫來以後，我人生的價值有了完全的改變！我感覺到我所追求的東西對我沒有很大的幫忙，所以我「無所要求」，我以前所要追求的地位已經經歷過了，各式各樣的剪綵活動也滿足了我的好奇與樂趣，我可以養活我自己，也因為「無所要求」，所以生活反而非常的平靜，沒有什麼困難，沒有什麼難處理的事情。

當別人問我高雄的生活過得怎樣？我很高興的告訴他們我

在這裏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像王秀紅老師、楊美賞老師這些同事，都是我的知己好友，對待我非常親切和善。我無法想像其他地方能讓我經歷到那麼多的生活領域，所以我很感謝高雄醫學院提供我這個環境。如果我生病了，不用擔心沒有人照顧，意思就是說我從沒有碰過困難，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散步的時候，意外跌倒昏迷了，急診一一九載我到高醫來，我昏迷了差不多三十分鐘後才醒過來，一睜開眼睛，就看到王秀紅老師和楊美賞老師都在我身旁照顧著我，所以我沒有什麼好憂慮的。現在有人照顧我、有人幫忙我，我並不孤獨，所以雖然我現在一個人住，但是有 social network 可以幫忙我，因此我才會說在高醫服務的這段時間，是我人生中精華的時期。

## ❖ 生命的終極關懷

最後我想談談生命終極的價值，所謂「終極的價值」就是說：「死後怎麼辦？」因為我有基督教的信仰，所以使我有來生的盼望，也令我在這個世界上具有使命感，我要力行神所交代給我的使命，我要力行我的諾言，為自己的生命畫下美好的終結，實踐自我實現的真諦。

關於我退休的感言，我想分享的是：「尊重生命，愛惜自然！」大家都知道我喜歡爬山，但我之所以會參與爬山的活動，是醫學院學生對我的影響。我六十七歲那年，醫學院的學生來找我，他們說：「老師我們去爬山好不好？不需要家長的一個蓋章啦，你自己蓋章就行了！」我回答說：「我很老了，可能沒有體力喲！」他們說：「沒有關係，我們替您扛背包，我們會幫忙您。」所以我就和他們一起去爬山了。

「尊重生命」是我護理生涯中的感悟，護理的經驗告訴我，我們一定要尊重所有的生命，無論是卑賤的、貧窮的或者是弱勢的，每一個生命都值得我們尊重。尊重自己的生命以外，還要尊重別人的生命，有一句話叫做“live and let live”，「我自己活下去，也要讓別人有活著的機會。」這是我第一個結論。

第二個結論是要「認識自己」！就是“know yourself”，如果你不認識自己的話，就像我在台南護校擔任校長的時代，因為觀念非常呆板，因而受了很多苦。不認識自己就沒有辦法認識社會！在多元的社會中，你得要多學習，認識自己、認識別人，知彼知己、百戰百勝。你如果要勝過這個社會的話，你得要先認識你自己，“know yourself.”

第三個結論是「儉樸的生活」。我曾因為留剩下的一個鹵蛋被王秀紅老師發現了而意外的感動了她。我從來沒有想到那麼簡單的事情，竟會感動一個人。Theresa 修女曾經說“I live a simple life so that others can simply live.”意思是說：「我現在生活簡樸，但是因為我所節省下來的部分，能夠使別人生存下來。」現在非洲仍然有很多人餓死，所以我不能夠浪費，我力行儉樸的生活，這樣子做可以幫忙別人獲得生存的機會。也許你們都曾在網路上看過非洲有許多營養不良甚至皮包骨的小孩，所以又怎麼能狠心的把我們剩下的食物丟掉。

我雖然得到奉獻獎，但我認為每一個人都有得到奉獻獎的資格，而不是只有我具備這樣的資格，因為自我實現不只是每一個人的使命，每一個人也都有機會；也是每一個人做人的義務。



以上是我能夠與各位分享的生命感受，謝謝大家這麼安靜的聽我說我的故事。



▲ 智慧的凝望



▲ 青春的風采

